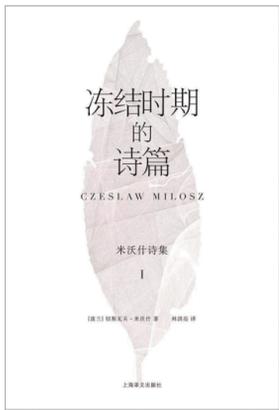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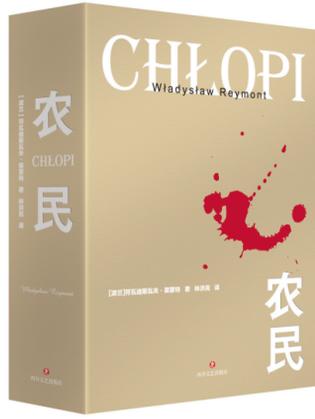


纪念

“我见证了幸福的事业”

——怀念波兰语翻译家林洪亮

□陆源



林洪亮部分翻译作品

记忆之中的2014年夏天异常炎热。那是一个充满了布鲁诺·舒尔茨浓度的中国夏日，路人仿佛在某种低浓度的金黄色液体中行进，戴着假面具，慢镜头般动作迟缓。那个下午，社科院外文所的走廊似乎又长又阴凉。我第一次与林洪亮老师见面，应该是在一间职工活动室里，我们事先联络过，我说明了来意。我以译者身份将《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》译稿交予林洪亮老师，请求先生为之校订，又以图书编辑的身份邀约，期盼他选择我当时所在的漓江出版社，印行他的最新译作。于是，林老师成为我那本译作的校订者，我们两人的姓名与“布鲁诺·舒尔茨”共同印在了鸟羽覆盖的五彩硬皮封面上。而林老师翻译的《中非历险记》也由漓江社于两年后出版。

2014年夏天，我攥着一份不完整的陈旧通讯录，游走于外文所各科室。林洪亮先生，声如其名，他稳健、沉默、不苟言笑的硬汉形象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林老师爱喝酒，即使在自家简单吃饭，杯中物也不可或缺。他乐于独酌，并不怎么劝我同饮。他很勤奋，85岁高龄仍笔耕不辍。除非已安排行程，否则每日上午必伏案翻译两三页原文，雷打不动。那一代学人皆需具备钢铁的脊椎、坚韧的意志，方能熬过漫漫严冬，步入一个虽迟却十分悠长的果实累累之季。2016年，我继续翻译《肉桂色小子及其他故事》，继续魂荡神摇，其间依旧频频向林老师请益，并在此书《译后记》里表达了感谢之情。

林洪亮老师坦承，现代主义文学，于他而言，已是不易接受。在林老师的波兰文学地图上，米沃什、辛波丝卡并不比亚当·密茨凯维奇更高明，贡布罗维奇则难及亨利克·显克维奇宏大渊深。我的书架上还摆放着前述作家、诗人的若干著作。依稀记得，阅读《火与剑》的日日夜夜，我手不释卷，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作者叙述的激情，这激情同样也是

译者林洪亮的激情。世界太广阔，有时候人与人相识相知，因缘微妙。我大概从未告诉林老师，他和我近乎传奇的高中班主任年纪相仿，且同为客家人，这无疑在我的内心增加了亲近感。

十余年间，林老师陆陆续续译了许多诗集。很奇怪，我藏有两册一模一样的《密茨凯维奇诗选》，语文出版社于2006年印行，版本堪称奇特，网上根本找不到，其中一册为林老师赠。而市面上读者能购买的版本，乃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印行。林老师向我透露，他决定以龟速翻译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符瓦迪斯瓦夫·莱蒙特的代表作《农民》，这部巨著若全整译出，字数将多达一百万。林老师说，不晓得上天是否眷顾，允许他在有生之年做完这项工作……

2018年前后我去拜访林洪亮老师，还能见到他妻子文惠老师。文老师是鲁德亚德·吉卜林许多作品的译者。我所读的《丛林故事》《吉卜林短篇小说选》等书即出自文老师译笔。文老师视力欠佳，读书看报须持放大镜。她友善、慈爱、满足的笑容，似乎向访客表明尘世间无有悲戚苦楚。然而，这对翻译家伉俪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、起起伏伏。

2023年三四月间，我出了本小小说集《南荒有沛竹》，林洪亮老师听闻，发来祝贺短信。原想春暖花开，前去拜望林老师，奈何当时疫情反反复复，我几度咳嗽发烧，轻易不敢登门，以免传染老先生。11月上旬，林老师又发来短信，垂询近期状况：“你仍居家写作？”当时我生活变故，自顾不暇，语多搪塞掩饰。2024年2月某个早晨，我坐车路过劲松，不知为什么，忽觉一股热力从心头涌起。我立即给林老师发短信，问他当天是否空闲，能否一见。下午，终于又一次见到林洪亮老师。这次交谈时间不长。唯一原因

林洪亮，江西南康人。中共党员。1960年毕业于波兰华沙大学语文系。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，曾任东欧文学系主任、欧美同学会理事。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著有评传《密茨凯维奇》《显克维奇》，主编、合作主编有《波兰戏剧简史》《东欧文学史》《东欧当代文学史》《东欧戏剧史》，译著有长篇小说《你往何处去》《十字军骑士》《火与剑》《人民近卫军》，著有短篇小说集《第三个女人》《灯塔看守》等。曾获多个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与“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林洪亮于2025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9岁，特刊此文以示纪念。

是，林老师已不复早年健朗，深险的病灶彼时正滚动于他腹腔某部位，令他衰弱，显得中气不足。林老师又送我几本书，包括一部精装版《显克维奇中短篇小说选》，厚达七百多页，封面设计极典雅。此外，林老师还打印了一份他本人的创作、翻译年表，将它交给我。五月底，林老师发来消息，说他大病一场，正慢慢恢复。七月初，我以短信问候，林老师让我将自己所写除《祖先的爱情》之外的全部作品快递寄去，他要翻一翻。九月下旬，适逢中秋节，我与林洪亮老师再度相晤，但见面的时间更为短暂，仅十五分钟左右。林老师赠我一册《波兰诗选》，合译之作，分上下两册。他气色似乎还好，思维清晰如往常。然而我提醒自己，半年内得再来一趟。告别后，林老师次日又发来消息：明天开始降温，注意添衣。

2025年4月4日，我清早获悉西班牙语翻译家赵德明先生辞世，不由念及林洪亮老师，不由揪心，随即发短信息：“林老师，您近来可好？明天，或者后天，如果您方便，我想去看看您……”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收到一条回复，是由林老师的儿子代写，称林老师身体不适，近期无法接待。我只好请林老师多保重。不料，4月9日看到一则讣告：“林洪亮先生，于四月三日晚九时，因病在京辞世，享年八十九岁……”

今日追想，林老师恩厚待我，视我为尚可一谈的晚辈、同道，亦且不吝夸奖，备加勉励。林老师硬汉外表之下，藏着一颗多么敏感又温柔的心啊。毋庸置疑，林洪亮老师的底色是坚毅，是修行者般的自律。老先生坐在书桌前执笔提笔的形象，每每令我感念。应当说，暮晚而持之以恒，尤堪佩服，殊可钦羨。亲爱的林老师奋斗至终，他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，他的翻译事业是幸福的事业。

(作者系青年作家)



林洪亮译诗选读

江河变小了

江河变小了，城市变小了。优美的花园展现出我们从未见过的残枝败叶和尘土。当我第一次游过这湖时，觉得它很大，如果我今天去到那儿，它就会像个洗脸盆，在后冰川期的岩石和桧树之间。哈林诺村边的森林我曾认为很原始，散发出最近被杀的最后一只熊的臭味。然而在松树中间有耕地在闪闪发亮，过去是单个的如今成为整体的式样。即使在梦中意识也在变换着自己的原色，我脸上的特征在融化，如同火中的蜡像。谁会赞同在镜子里看到的只是一张人脸？

窗子

黎明时我朝窗外望去，只见一棵小苹果树在晨光中显得晶莹剔透。

当我再次在黎明时朝窗外望去，看到一棵结满果实的大苹果树站立在那里。

多少岁月过去了，但我一点也记不得梦中发生的事情。

——选自《着魔的古乔：米沃什诗集II》，米沃什著，林洪亮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8年

牛津通识读本《意大利文学》：

一场“意大利文学之旅”

□陈英

捍卫自己的自由。比如，在《疯狂的罗兰》中，借圣殿骑士阿尔斯托福的讲述，揭露主子们的贪婪、两面三刀……阿里奥斯托也是“双语人”，他用拉丁语写的诗歌有“情色”意味，用俗语写作更“清纯”，用的是彼特拉克打造的语言。

这本书最珍贵之处是凸显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成就，即使是20世纪的诗歌也是基于这种传统书写的。比如隐逸派对于但丁的继承；20世纪意大利最显耀的文学成就——卡尔维诺的小说，也是阿里奥斯托那轻盈和充满讥讽的风格的重生的。本书也深入浅出，通过很精巧的方式，呈现了意大利文学和政治责任、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“介入文学”，以及后来文学创作受到消费主义、工业化冲击出现的状况，还有女性文学的发展。

21世纪刚刚过去四分之一，意大利文学在世界文坛便获得了极大的曝光，比如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位于《纽约时报》“21世纪100部最佳图书”榜首。这部现实主义作品讲

述了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故事，人物众多，情节丰富，展示了意大利南方城市那不勒斯一个小城区的生活样貌。费兰特的创作也有很深的历史根基，让人回望意大利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。

可贵的是，这本《意大利文学》单列了“女性”一章，分析意大利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后来出现的女作家。贝雅特丽齐是但丁《神曲》中引领诗人道德提升的女神，劳拉是彼特拉克在《歌集》中反复吟唱、歌颂的女人。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里有无数为爱献身、为欲望暗渡陈仓的女人，但最后一个故事《格里塞尔达》呈现了一个忍受丈夫各种虐待和羞辱、道德完美的女性形象，她深受彼特拉克的青睐，后来也变得家喻户晓，成了面对上帝的考验时，灵魂应学习的榜样。而如果用当下的眼光来看，它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规训故事，塑造出一个听话、没有任何反抗精神的依附者形象，因为服从而得到丈夫和社会的奖赏。这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也在曼佐尼的《约婚

夫妇》、莱奥帕尔迪、蒙塔莱的诗歌中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出来，体现了这种文学传统的强大生命力。

不过，从15世纪开始，已经有女性——通常是贵族女性，能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看法，甚至讨论神学问题。比如米开朗基罗罗赞美同时代的女诗人维托莉亚·科隆纳：“她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男人，不是上帝。”加斯帕拉·斯坦帕也是意大利女性文学的先驱，费兰特对她极为推崇，在演讲中引用了她的诗歌，来呈现一个女诗人的卑微：在男性传统的书写中，女性的笔是一种意外状况，没有预设，因此她们必须非常勇敢，用力打破“常用的技法”，给自己打造一种“风格和灵感”。这无疑呈现当代很多女作家的写作路径。

20世纪女性诗歌蔚然成风，有梅里尼(Alda Merini)的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创作，也有帕特里奇娅·瓦尔杜加(Patrizia Valduga)的古典风格十四行诗，以及帕特里奇娅·卡瓦里(Patrizia Cavalli)捕捉平凡生活瞬间的诗歌。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创作者也涌现出来，如塞斯佩德斯、法拉奇、玛拉依尼、费兰特等。

这本书给了读者很多进入意大利文学的线索，是一本精彩、深刻的指南，时刻提醒读者，这些作品都有很深的传统根源，但要开启真正的“意大利文学之旅”，还是要去阅读一本本具体的作品。(作者系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)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5年第3期(总第38期) 主编:吴义勤 白桦

野草 2025年第3期要目 中篇小说: 尾裂, 长物志, 白事街遗事, 兵营隐于雪, 阿丁短篇小说三则, 踏空门, 散文: 与故乡有关的往事, 亲爱的粮食, 后来, 我变成了一匹马, 诗歌: 一个人的诗歌派别(组诗), 寻找汉声的蛙鸣: 论龚纯(评论), 潘邦记, 异域风, 沉默或低语, 无问西东, 白霓裳(中国画), 云山深处(中国画)